

萬有文庫

種百七集二第

王雲五主編

東塾讀書記

(上)

陳澧撰

商務印書館發行



東塾讀書記

(上)

撰 潘 琮

國學基本叢書

東塾讀書記

(下)

陳澧撰

國學叢本書

萬有文庫

第2集七百種

王雲五
總編纂者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初版

* D六五九

祥

撰 者 陳澧

發 行 人 王雲五

印 刷 所 商務印書館

發 行 所 商務印書館

上 海 河 南 路
及 各 岸

(本書校對者陳榮全)

銘

六

自述

余年六十有二，大病幾死。自念死後，書我墓石者，虛譽而失其真，則恧矣。生平無事可述，惟讀書數十年，著書百餘卷耳。病愈乃自述之，或者壽命猶未艾乎？他時當有續述也。

陳澧字蘭甫，先世江南上元人。祖考捐職布政使司理問，遷廣東番禺考候補知縣。生二子，長諱清，次則澧也。年十歲，知縣君卒。年十五，伯兄卒。十七，督學翁文端公考取縣學生。明年錄科第一，同時諸名士皆出其下。文端公命入粵秀書院肄業。山長陳先生厚甫賞譽之，與桂星垣楊浦香爲友。復問詩學於張南山先生，問經學於侯君模先生。年廿二舉優行貢生，廿三中舉人。六應會試不中，大挑二等，選授河源縣學訓導。兩月告病歸，揀選知縣，到班不願出仕，請京官職銜，得國子監學錄，爲學海堂學長數十年。至老，爲菊坡精舍山長。英偉之士多出其門焉。少好爲詩，及長棄去，泛覽羣籍。中年讀朱子書，讀諸經注疏子史，日有課程。尤好讀孟子，以爲孟子所謂性善者，人性皆有善。荀楊輩皆未知也。讀鄭氏諸經注，以爲鄭學有宗主，復有不同。中正無弊，對於許氏異義，何氏墨守之學，魏晉以後，天下大亂，而聖人之道不絕。惟鄭氏禮學是賴。讀後漢書，以爲學漢儒之學，尤當學漢儒之行。讀朱子書，以爲國朝考据之學，源出朱子，不可反詆朱子，又以爲國朝考据之學盛矣。猶有未備者，宜補苴之。著聲律通考十卷，謂古有十二宮，且

有轉調。今俗樂惟存七調。然古律尺度俱在。可考歷代樂聲高下。晉十二笛可倣而製。唐鹿鳴關雎十二詩譜可按而歌。而古樂不墜於地。又著切韻考六卷。外篇三卷。謂孫叔然陸法言之學存於廣韻。宜明其法。而不惑於沙門之說。又著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七卷。謂地理之學當自水道始。知漢志水道。則可考漢郡縣。以及於歷代郡縣。又著漢儒通義七卷。謂漢儒善言義理。無異於宋儒。宋儒輕蔑漢儒者非也。近儒尊漢儒。而不講義理。亦非也。其餘有說文聲表十七卷。水經注提綱四十卷。三統術說三卷。弧三角說一卷。琴律說一卷。文集若干卷。生平不欲爲文章。然有爲先人而作者。及爲親友碑傳事蹟不可沒者。故過而存之。晚年所著書曰東塾讀書記。今未成。性疏直平易。頗厭俗事。惟好與學者談論。不倦。值賊亂夷亂。家計不給。晏如也。生四子。宗誼。宗侃。宗詢。宗穎。宗誼早卒。宗侃生子慶龢。爲其後。同治十年二月述。

廷相謹按光緒七年。兩廣總督張公。廣東巡撫裕公。以南海朱子襄先生及先生名奏請量加褒異。其年七月初三日奉上諭。朱次琦陳澧均著加恩賞給五品卿銜。八年正月二十二日先生卒。年七十有三。所著東塾讀書記。得十二卷。又三卷已刻成。其餘未成。稿本十卷。遺命名曰東塾雜俎。又文集若干卷。均俟門人及兒子編錄云。門人廖廷相謹誌。

東塾讀書記目錄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卷十一

卷十二

孝經論語孟子易尚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三傳諸子小學

卷十三

西漢 未成

卷十四

東漢 未成

卷十五

鄭學

三國

晉 未成

南北朝隋 未成

唐五代 未成

宋 未成

朱子

遼金元 以下未成

明

國朝

通論

卷二十一

卷二十二

卷二十三

卷二十四

卷二十五

東塾讀書記卷一

孝經

番禺陳澧撰

鄭康成六藝論云。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道離散。後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經以總會之。孝經序正流雖分本萌於孝者也。此二句或亦六藝論之語。澧案六藝論已佚。而幸存此數言。學者得以知孝經爲道之根源。六藝之總會。此微言未絕。大義未乖者矣。

說文卷末載許叔重遺子沖上說文書。並上孝經孔氏古文說。澧謂孔子教弟子孝弟學文。許君以二書並上。意在斯乎。惜孝經孔氏古文說竟不傳也。

荀慈明對策云。漢制使天下誦孝經。後漢書本傳澧案續漢書百官志。司隸校尉假佐二十五人。孝經師主監試經。諸州與司隸同。此東漢之制也。咸豐中有旨令歲科試增孝經論。正合東漢之制。若天下督學及府州縣試士。以此爲重。則天下皆誦孝經。如東漢時矣。

司馬溫公云。嚮若使之盡通詩書禮樂。則中材以下。或有所不及。今但使之習孝經論語。儻能盡期年之功。則無不精熟矣。此乃業之易習者也。然孝經論語其文雖不多。而立身治國之道。盡在其中。就使學者

不能踐履亦知天下有周公孔子仁義禮樂其爲益也豈可與一首律詩爲比哉。再乞資蔭人試經義劄子○溫公書儀云子年

十五已上能通孝經論語粗知禮義之方然後冠之

朱子甲寅上封事云臣所讀者不過孝經語孟之書知南康時示俗文云孝經云用天之道分地之利朱本注云謂依時及節耕種田土謹身節用本注云謹身謂不作非違不犯刑以養父母本注云人能行此三句之事則身快樂此庶人之孝也。本注云能行此上四句之事方是孝順雖是父母不存亦須如此方能保守父母所責明爲官法所誅不可不深戒也。以上孝經庶人章正文五句係先聖至聖文宣王所說奉勸民間逐日持誦依此經解說早晚思惟常切遵守不須更念佛號佛經無益於身枉費力也。朱子上告君下教民皆以孝經學者勿以朱子有刊誤之作而謂朱子不尊信孝經也。

朱子孝經刊誤以仲尼居至未之有也爲一節云夫子曾子問答之言而曾氏門人之所記疑所謂孝經者其本文止如此其下則或者雜引傳記以釋經文禮謂如朱子之言則第一節猶大學章句所謂經一章其下釋經文者猶大學章句所謂傳也雜引傳記者猶中庸章句所謂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也朱子所疑者章首子曰二字及章末之引詩書與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云云乃左傳子太叔述子產之言又疑嚴父莫大於配天非所以爲天下之通訓語類亦然中庸亦有章首用子曰二字者孟子每章之末引詩書者尤多左傳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白季曰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此論

語孔子告顏淵仲弓者而皆見於左傳則孝經有左傳語不必疑也嚴父莫大於配天與孟子所謂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文義正同尤不必疑矣

孟子七篇中多與孝經相發明者孝經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孟子曰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亦以服言行三者並言之孝經天子章曰刑於四海諸侯章曰保其社稷卿大夫章曰守其宗廟庶人章曰謹身孟子曰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亦似本於孝經也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云正與謹身節用以養父母相反亦可以爲孝經之反證也司馬溫公家範引孝經五刑之下亦引孟子所言五不孝○孟子外書四篇其一篇名曰孝經蓋論說孝經之語趙邵卿題辭雖以外篇爲後世依託然亦必出於孟氏之徒也

陶淵明有五孝傳或疑後人依託澧謂不必疑也蓋陶公於家庭鄉里以孝經爲教稱引故實以證之故其庶人孝傳贊云嗟爾衆庶鑒茲前式也因學紀聞云彭忠肅公以致教致樂教憂致哀致嚴袁集格澧案朱子孝經刊誤卷末云欲鑒取他書之言可發明孝經之旨者別爲外傳

黃直卿亦輯錄諸經傳言孝者爲孝經本旨二十四卷見直卿書錄解題卷三

孝經大義在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皆保其天下國家其祖考墓緒不絕其子孫爵祿不替庶人謹身節用

爲下不亂如此則天下世世太平安樂而惟孝之一字可以臻此亡友桂星垣嘗與澧論此云論語第二章言孝弟則不犯上作亂卽孝經所謂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斯言得之矣人官江南淮海道

星垣名文耀南海道

四庫全書總目謂孝經與禮記爲近又以魏文侯有孝經傳則孝經爲七十子之遺書此考據最確無疑義矣仲尼居曾子侍與孔子閒居子夏侍仲尼燕居子張子夏言游侍文法正同居曾子侍文法亦同大戴禮主言篇孔子閒其書言孝道乃天下之大本中庸立天下之大本鄭注大本孝經也故自爲一經此經是孔子之言其筆之於書者但可謂之述不可謂之作故鄭君以爲孔子作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曾子作黃東發日鈔以孝經爲首而論語孟子次之以讀經者當先讀此經也

王儉七
首見經典釋文序錄
以孝經居

經解云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此引孝經也喪服四制云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喪不過三年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

大戴禮
本命同皆孝經之語

孝經鄭注諸書所引者雖多然無以定爲康成注惟郊特牲正義引王肅難鄭云孝經注云社后土也此校勘記所稱惠棟校宋本句龍爲后土鄭旣云社后土則句龍也是鄭自相違反鄭以社爲五土之神句龍配此王肅所難是康成注明矣劉光伯謂肅無攻擊孝經鄭注者殆未詳考耶劉說見孝經序疏

東塾讀書記卷二

論語

論語二十篇以學而時習之五字爲首。趙邵卿云聖人之道學而時習之。孟子得其意矣。陸氏釋文云以學爲首者明人必須學也亦至精之語。

陸象山云論語中多有無頭柄底說話。如學而時習之不知時習者何事。錄此象山妄說黃氏日鈔已駁之矣。陸清獻云子曰學而時習之。開口說一箇學字要討箇著實所學者何事如何樣去學。注只云學之爲言效也。未言如何效。又云所以明善而復其初亦未言善是如何初是如何。若不討著實則皆可爲異學所借。須將大學八條目細細體認。然大學八條目亦何嘗不可借。如象山陽明輩皆是借大學條目作自己宗旨。又須將朱子章句或問體認。然後此學字有著落。大抵學也者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是也。所學者人倫事物之理。本於天命之性是也。松陽講義卷四澧謂清獻欲求學字著實誠是也。然求之朱注求之大學求之章句或問何如求之論語乎。論語言學者學而章爲首次則弟子章曰則以學文。又次則賢賢易色章曰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然則所學者文也。賢賢以下四事也。又次則君子不重章曰學則不固。又次則君子食無求飽章曰可謂好學。然則學之當重而固也。當不求安飽敏事慎言就正有道也。論語

二十篇學字甚多皆同此學字也如此求之則著實矣此澧之管見安得起清獻而質之。

學者何讀書也朱子云昔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而夫子惡之然則仕本於學而學必讀書固孔門之遺法也澧謂子夏言賢賢易色四事而云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此二學字亦必以讀書解之乃通猶云如此之人雖曰未讀書吾必謂之讀書也朱子又云書只貴讀讀便是學夫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便是讀讀了又思思了又讀語類卷十此解學字爲讀字尤明白矣

朱注云學之爲言效也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澧案學訓效見尙書大傳及廣雅釋詁教矣民胥徵矣

鄭箋云所尙者天下之人皆學之此亦可證學之爲言外也○毛西河之妄如是蓋惟上古聖人生而知之至於後世

則衆人必效聖人後聖亦必效先聖後王亦必效先王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此衆人之效聖人也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此後聖之效先聖也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此後王之效先王也後覺效先覺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

顏氏家訓云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甘腴惕然慚懼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人之守職無侵見危授命不忘誠諫以利社稷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素驕奢者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爲教本敬者身基瞿然自失斂容抑志也素鄙吝者欲其觀古人之貴義輕財少私寡慾忌盈惡滿賙窮卹匱報然悔恥積

而能散也。素暴悍者，欲其觀古人之小心黜已齒弊舌存，含垢藏疾，尊賢容衆，茶然沮喪，若不勝衣也。素怯懦者，欲其觀古人之達生委命，彊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奮厲，不可恐懼也。歷茲以往，百行皆然。勉學此所謂學之爲言效也。昔友侯子琴云：學之爲言效也。如學者云：學歐學祐是效歐效祐匠輪輿也。此說最明切。子琴名度番禹舉人廣西試用知縣。

時習者何也？求之古傳記之書，則學記云：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孔疏云：言教學之道，當以時習之。然則孔沖遠解論語時習爲每日業也。魯語云：士朝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卽安。此蓋所謂時習也。求之後世之書，則司馬溫公云：范文正公掌府學課諸生讀書寢食皆有時刻。涑水紀聞卷十王伯厚云：凡作工夫須立定課程，日日有常，不可間斷。縱使出入及賓客之類，亦須量作少許。辭學指南此蓋所謂時習也。蓋讀書必立定課程，朝讀此書，而不移於夕；夕習此業，而不移於朝。有一定之時刻，有一定之功課。今塾師教童子猶如此，蓋聖人之學千古未變者也。

論語最重仁字，編論語者以孝弟爲仁之本，爲言仁之第一章，巧言令色鮮矣。仁爲言仁之第二章，他如克己復禮，出門如見大賓，皆遠在其後。且孝弟巧言二章，以有子之言在前，孔子之言在後，尤必有故矣。蓋克己復禮，出門如見大賓，惟顏淵仲弓，乃能請事斯語。若爲人孝弟，不巧言令色，則智愚賢否，皆必由此道。而孝弟尤爲至要。此其編次先後之意也。此二章之後，則弟子章曰：汎愛衆而親仁。孔子於子路冉

有公西華皆曰不知其仁於令尹子文陳文子皆曰焉得仁此與焉得誠焉得知焉得剛句法同上文未皇疏引李充說而教弟子則曰親仁弟子安所得仁者而親之乎惟先有孝弟巧言二章在前則親仁之仁不煩言而解蓋卽孝弟不巧令之人耳此則十室之邑有之矣以此見論語之言仁至平至實而深歎其編次之善也三省章在前千乘章在後治身先於治國也弟子賢賢二章皆言學弟子謂年幼者劉端編論語駢枝之說賢賢易色事君致身則壯有室強而仕矣編次先後亦似有意也弟子謂年幼者劉端編論語駢枝之說賢賢易色主夫婦而言陳亦韓經咫之說

巧言令色四字孔子引尙書也鮮矣仁三字孔子說尙書也孔子述大禹之言以講仁字經義之最大者也黃石齊榕壇問業云某初讀論語問先生云頭一葉書孔子只教人讀書有子如何教人孝弟孔子只教人老實曾子如何教人書事聞者大笑某今老來所見第一件猶是讀書第二件獨是老實漫未見鄭榕壇問業之書見明儒學案卷五十六載此條嘗與鄭小谷論之小谷云老實二字解巧言令色章甚精

朱子云今讀論語且熟讀學而一篇若明得一篇其餘自然易曉語類卷十二又云若每章翻來覆去看得分明若看得十章敢道便有長進卷一二澧案爲人孝弟賢賢易色事君致身朋友有信五倫之事備矣賢賢主夫婦時學習文格物致知也忠信不巧言令色誠意正心也三省修身也孝弟齊家也道國治國也犯上者鮮作亂者未之有天下平也大學八條目備矣此皆在學而篇前十章者也朱子教人讀一篇再則教人看十章可謂善誘學者如欲長進則盍遵朱子之教乎

宋儒好講一貫惟朱子之說平實語類云嘗譬之一便如一條索那貫底物事便如許多散錢須是積得